

湖头条

2026年,我来了

王济川

当日历撕到最后一页,我的手悬在半空,久久没能落下。指尖捏着这张薄薄的纸,思绪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,漫天漫地地飘——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,已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。

中午得闲,我走到街头,站在潢川县的巷口。墙根的蜡梅枝上,已经缀满了花苞,蜡黄色的骨朵鼓鼓囊囊,像憋着一股子劲,要在新年里“啪”地炸开,泼洒出满巷的香。恍惚间想起这一年在诊室的日子:斑贴试纸贴过无数个脊背,处方签上写过无数种药名,那些紧锁的眉头、焦灼的眼神,还有愈合后雨过天晴

般的笑脸,都成了旧年里最踏实的注脚。它们像揣在衣兜里的光,亮着,就不怕前路的黑暗。

不必等跨年的钟声敲响,我已经踮起脚尖,抬起腿,朝着2026年的方向走去。

心里早有了规划:开春时,要去小潢河岸摸一摸刚冒头的柳芽,看嫩黄的新绿浸在春光里,晃出细碎的光;夏夜傍晚,去河畔的凉棚下坐着,看流水漫过脚踝,和晚风一起散步;秋日清晨,去市场挑一篮饱满的桂花,亲手酿一壶酒,敬过去,敬未来,也敬当下的日子;寒冬午后,泡杯热茶,在稿纸上写尽

幸有一园草木

韩红军

今年的专项培训,主办单位安排在信阳一所县委党校举行。5天的课程排得很紧,除早上中午晚上的3顿饭,便是上午下午夜间的3堂课。坐得久了,难免腰酸背疼;吃得多了,难免胃胀腹撑。身上不爽,心中烦躁。幸而校园颇有规模,有水有桥,有竹有树,有花有草。每日午饭后,或独行或携友,沿园中步道走上两圈,看树看花看草,消食、养眼、解压……

总是最先看到水杉,高大伟岸、笔直清癯,让人想到“玉树临风”“风度翩翩”之类的词句。午后的阳光,如酒如蜜,温煦而甜稠,拉出色如琥珀的光线,丝丝缕缕地垂挂在枝叶间。远远便可望见一树树的暖色,杏黄、金黄、橘黄、赭黄,和谐相融、浑然一体,灵动而不失雄浑、艳丽而不失壮美。

在潋滟湖光的指引下,走近水杉。“啁啾啾啾”,骤然响起几声鸟鸣,似是欢迎,又似是警告。立时明白,作为外来者,你已闯入了它的领地。我将脚步放慢放轻,包括呼吸的节奏。水无声,人无声,只有偶尔响起的几声鸟鸣。

无意间,我听见有极细小的“沙、沙、沙”之声,环顾四周却找不出声源,暗自纳闷。忽觉有异物落

至发间,忙伸手抓起,原来是一根水杉的枯叶,长十多厘米的叶柄上,排列着两行米粒状的小巧叶子。“寒山幽寂,松针垂落,触地铿然化碎琼。”哪里只是松针?枯干的水杉细叶落地,亦如碎玉裂晶。

铮铮枝丫傲然挺立的水杉树尽显高傲风骨,而与之相较,湖边的垂柳虽然叶已落尽,仍不失“水”韵。细软的枝条随风轻摇,如垂挂的丝帘,又如宣纸上恣意的飞白墨线,勾勒出风的形状、阳光的形状。

虽然无缘看到杉树和柳树的蓬勃绿意,却欣赏到了它们的安然静美。“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归来”,想到此,腰身的疲惫仿佛随风消散,周身轻快。

蜿蜒小径将我引出水杉林,迎头一座凉亭。亭边遍植丛树,原觉低矮无奇。细细端详,在铁瘦的枝头竟发现点点紫蕾,饱胀如豆。目光循枝逡巡,又惊喜发现躲在枝间的粉蕊红花。

红梅,是红梅。印象中,凌冬开的是蜡梅,红梅绽花多是在初春。或是今冬气温高,又或是身处淮河之南,红梅开得早。

红梅临湖。湖,乃近引龙山湖之水汇聚而成。一泓碧水,不仅映照出梅影,也映照出乌桕树影。乌

桕乡的冬——从檐角的冰凌到窗台上的暖阳,从街头的烤红薯摊到屋里的家常话,把藏在烟火里的暖,都细细写下来。

新的一年,不要轰轰烈烈,只愿诊室的灯依旧亮得安稳,笔下的文字依旧带着温度,身边的人依旧安康如常。就用我的笔,一笔一画,勾描出我们寻常日子里的光。

风迎面吹来,拂过脸庞,掀起衣襟,带着蜡梅的清香气。我张开手,敞开心扉,迎着这阵风走去……

2026年,我来了。

柏在大别山区随处可见,入秋树叶红黄橙绿,色彩斑斓,甚是惹眼。

秋叶凋尽,唯有粒粒白子,光洁小巧,颇为可爱,三颗一簇,挤在枝间,宛若朵朵白梅,正是“偶看柏子梢头白,疑是江梅小着花”。前年曾写过一篇散文,文间引用过南宋理学家陆子渊《豫章录》中的文字,极细极美:乌桕树“冬初叶落,结子放蜡,每颗作十字裂,一丛有数颗,望之若梅花初绽,枝柯诘曲,多在野水乱石间,远近成林,真可作画。此与柿树俱称美荫,园圃植之最宜”。

这棵乌桕树称不上高大,主干仅有成人手臂粗细,灰黑的枝条斜探向湖面。碧水如镜,映照着重叠的铁枝,映照着重叠的“白花”,活脱脱一幅董其昌笔下的《古树报春图》,清雅、清秀、清美。

幸有园中的水杉、柳树、女贞、梅树、乌桕、榆树、竹子,以及灿然开放的月季花、含苞待放的山茶花,以及随处可见的蒲公英、牛筋草、紫花地丁,以及落叶声、鸟鸣声……一园草木,一园天籁,“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。“声”之趣、“色”之美,入耳入眼入肺入心,立时涤荡了胸怀间的尘嚣、淘洗眉宇间的劳愁。

20多分钟就不见了,但我心里的欢喜却一直萦绕不散。没有什么东西比阳光更加慷慨了,它不声不响却强大到让人敬佩,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它都有办法照亮,哪怕仅仅是借助一块玻璃。

第2天、第3天……只要有太阳的下午,我都可以晒到20分钟的太阳。这简直是这个冬天最美妙的事情。它让这个冬天充满期待,充满希望,充满从未被遗忘而生出的欣喜。

我们常常感慨,生活太平淡了,千篇一律磨钝了我们所有敏锐的触角。黑暗里你以为天永远不会亮了,低谷里你以为路已经到尽头了,自卑里你以为你再不会被命运之神眷顾了,失败里你以为成功只在神话里了……但是,总有一束阳光会来,以你从来不曾想过的方式。

在很多时候,你自我质疑过,但从不曾自我放弃过。这就是这束光为你而来的原因吧!

诗品时空

回家

王定众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
回家的心越跳越快
老屋的那盏灯
一直在梦中闪烁

院里打盹的狗
墙头上晒太阳的猫
都在等待熟悉脚步声
只有墙根下那簇残菊
在风里摇晃
如当年倔强的我

乘着月光赶路
月光在发间凝成了霜
却寻不见当年眼底的那抹惊慌
我只想坐在灯下
等等走丢的自己

每个人心中

都有一个“和气巷”

黄森林

在我们县有一个“和气巷”,关于这个“和气巷”,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相传,在清代乾隆年间,和气巷对门胡姓和王姓两户人家为建房,互相扩占,各不相让,以至关系紧张,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其中胡姓家族中的胡煦是朝中的国师兼国丈,权倾朝野,于是胡家就写信给胡煦想让他撑腰。

哪知胡煦接到信后,只写了一首诗回来:千里捎书为一墙,让他一墙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胡家接信后,感到很惭愧,就主动的向旁边退让许多。待弄清原委后,胡煦此举也感动了王家,王家也向一旁退后了许多。

这样,巷子反而变得更宽更通畅了,两家从此世代交好,和和气气,平平安安,“和气巷”也从此把美名传扬……

但是有人说这诗不是胡煦写的,这个故事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,而是发生在安徽桐城的“六尺巷”,故事的主角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。

我想不论故事发生在张英身上还是胡煦身上,这都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那种谦卑礼让文明和谐的精神已深入人心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。

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六尺巷”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和气巷”。不论是“六尺巷”,还是“和气巷”,都成为化解邻里关系的典范,被广泛应用,屡试不爽,备受推崇。

在现实生活中,人与人在一起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害冲突,人们为着自己的利益,各持己见,互不让步,甚至话不投机,拳头相向,大动干戈,造成流血伤人事件,酿成了一个个难言的悲剧。

有多少朋友因此反目成仇,有多少兄弟因此同室操戈,又有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。其实,这又何苦,世上本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,就没有开不开的锁!

期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和气巷”,每个人都能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,都能拥有一份谦让的美德,首先能替别人着想,换位思考,这样岂不省却许多不必要的忧愁与烦恼。

退一步海阔天空!你让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,那么这世界上,路岂不更坦荡绵长,天地岂不更辽阔宽敞。

浮生岁月

阳光不曾遗忘任何角落

安金丹

因为办公室在北面的缘故,我的办公桌上常年见不到太阳。阳光这东西,虽不能吃不能喝,但很多时候是能够抚慰心情的。生活里充满琐碎的不能言的压力和微妙的人际关系,本就沉闷,再没有点阳光,还真是雪上加霜。

夏天的时候还好,多一点没有阳光的阴凉。然而想想其他3个季节,错过了春天阳光的和煦、秋天阳光的明媚、冬天阳光的惬意,夏天那点优越瞬间变得不值一提了。

这个冬天尤甚。我每次走进办公室都觉得阴冷无比,空调吹的暖风,暖不热阴暗的心情。偶然想起白居易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,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”的诗句,更是对冬天的阳光有万般期待。

那是12月底的一天,像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的下午一样,我埋

头在电脑前整理数据,起身倒水的瞬间,我惊讶地发现有一缕阳光照在了电脑桌面上,桌子上摊开的记着每天繁重工作地记录本也在阳光里瞬间生动起来。我慌忙去找这光的源头,发现这光是窗外居民区的高楼玻璃,把已偏西的太阳光芒反射到了我的桌子上。我有点惊诧,随之又雀跃起来。阳光不曾遗忘任何角落,这缕阳光需要多少个巧合才能照到我这里来呀!

这栋居民楼是近几年才建的,在这个季节的这个角度,需要这家住户刚好把窗户关着的情况下,它才能被这块玻璃反射,穿过小区里的枝枝丫丫抵达我的窗口,然后慷慨地照在我的桌子上。那块儿反射阳光的玻璃明亮得不能直视,加上算得上遥远的距离,我无法看清具体是哪一户的窗户给了我阳光,如果不是担心太过冒昧,我真想跑去感谢一下这份惊喜。

阳光在我桌子上流连了大概